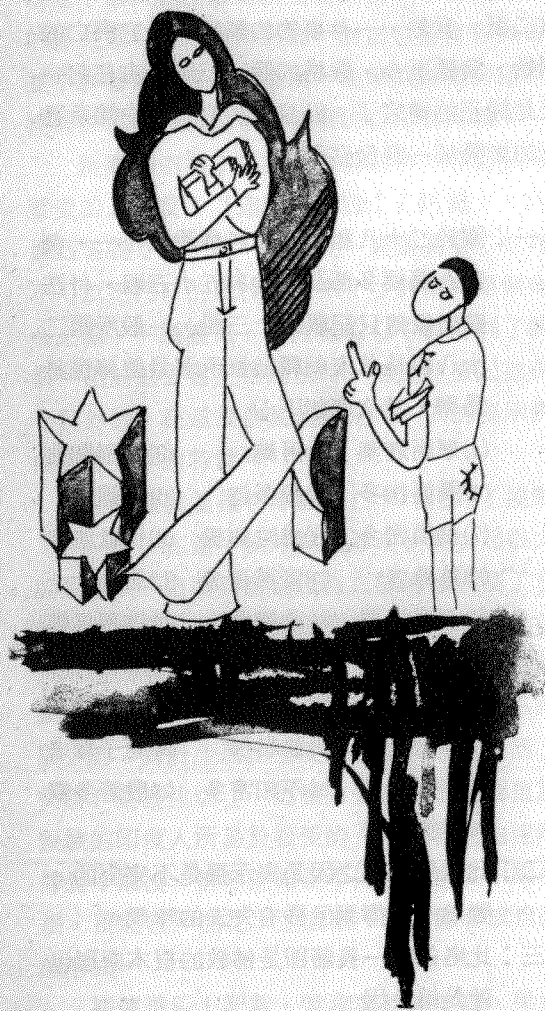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陳薰香

請勿錯覺，這不是三國時代那段有名的歷史故事，這只是假借名字的一齣小型的現代舞台劇。劇中有兩位主角，女主角是我，男主角是他。我們兩人合作排演了這齣結局並不十分滿意的時裝劇；欲知劇情如何，且看本文分曉！

那個有月亮的晚上，在我從學校數完星星回家的途中。我正在盤算著如何花乾口袋裡的錢，似乎，鈔票上的細菌搔得我全身不舒服；老爹，我必須想出一個解決它的方法。否則，那些零票子的腥臊味會把我衝死的。對啦，我想起要到「新東陽」買包甘草瓜子回家孝敬老妹，因為前兩天她大發慈悲替我寫了一篇書法，這是我答應她的報酬。噢！你知道，我是個心不在焉的女孩子，而且我非常的好吃，當我過馬路的時候，我會想到吉美餐廳的香腸漢堡。在我走路時，我又想到士林的蜜豆冰，以致於我沒有發覺到我身旁多了一個人；那是一個看起來很小的男生，而且十分的矮，我必須低下頭才能看到他那顆龍眼大的眼睛。你不要誤會，這並不是強調我的高大，只是我一向要將眼球提得老高，才看得見男生的；自然，我有點得意由於他的矮小襯托出我的高度，連帶的，我也對這小鬼有了興趣；我得告訴你，那小鬼實在像個沒娘要的小乞丐，我發誓他少說三天沒洗澡了，而且我敢打賭，他一定是剛從一個潮濕而骯髒的防空洞裏爬出來的，因為他的身上好像敷了一層極不均勻的塵土及青苔；我的老爹爹，我真是無法形容出那是什麼顏色的綜合，我想油漆也調不出來吧。這使我想起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謝冰瑩在「小多流浪記」中描寫男主角的那付德性：「……兩隻眼角上有兩堆米黃色的眼屎，鼻孔下面，有好幾隻蒼蠅在吸吃流出來的鼻涕，許多螞蟥在他身上賽跑……」真可以用來形容這小髒鬼；幸運的，他遇到我這個不太講究乾淨的淑女，我沒有被那一身的齷齪給嚇得飛掉；相反的，我覺得有趣極了。

「小姊姊」他喊着我。嘿，親熱必有詐，一上來就跟我賣酥，一定不是好東西，我可要防着點，我就不相信歪嘴雞也能吃芝麻。

「小姊姊，妳知一知不知道，萬一萬華火車站往那邊走？」他的聲音有點老成，那是跟他的身高非常的不協調的，我肯定這小鬼的長度只有一根三十公分米達尺的四倍；此外，他有點口吃，我想那是太緊張的緣故；他帶着囁嚅的眼光看着我。

「哦——」我把這個字拉了三倍長，這樣表示我好像挺懂事的樣子，「萬華啊！很熟嘛！」我用一種很「大人」的口氣對他說話，「向前走，拐個彎，過街、左轉，……噢！我想起來啦，計程車一定知道的。」

「別說笑了」，他白了我一眼，「我想一用走的。」

「噢！走路到萬華啊？不可能嘛，哈哈，大概三天才會到。」我以為他說着玩的，便誇張的怪叫。

「不可能也要變成可能，無論如何，我今天一定要到那裏。」

瞧他一臉正經相，怪好玩的，使我更加好奇了。

「爲什麼？」

「我要從那裏搭車到新竹，台北火車站地方大，不容易混進去。」

我真佩服他的勇氣，這小子真不簡單；我想起了去年的暑假，跟老貂那票死黨到基隆的八斗子撈魚，大夥跟槍蝦一般鮮蹦活跳的顯到沒了太陽才哼着五月花回到市區。不知怎麼搞的，我猜是老貂這詐包在耍鬼，我不過多看了一眼那個站在水店門口的高個，就和他們搞散了，我又生氣又害怕。在街上胡亂的逛了半天，才想到坐計程車到火車站，看到人就像遇見娘一樣，死命跟着人家走，好歹讓我坐到了最後一班開往台北的火車。就這樣，流了一夜的眼淚才回到家裏，從此我沒有離開過台北。

想起了自己可憐的遭遇，看到這小子流落街頭，不免有一種「惺惺惜惺惺」的感情。

「你到新竹幹嘛？」

他扯著我的袖子，要我低下頭，他將兩手圈成一個喇叭狀，附在我的耳朵，很小聲的說：「我爸爸死了。」

我嚇了一跳，儘量使自己的臉部變得嚴肅點，我把手搭在他那瘦削的肩上，我們走得很近，以致我聞到他衣服上的那股衝鼻的霉味。我們順著武昌街下去，一邊走一邊談。

「你從什麼地方到這裏的？」

「松山」

「怎麼來的？」

他用食指和中指前後擺動着，比成一個人走路的樣子。

「真的啊！哇！你一定累死囉！」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哼！不見得。」他自嘲地苦笑，「肚子餓了，腳酸了，算得了什麼。今天要是坐不到車子，我爬着也要回新竹。哼！頂多爬它三天，一定到。」

我很快的就被他感動了，並為自己的多疑感到慚愧。我的聲音變得反常柔和，那是你和我相處一輩子也聽不到的。我心裏想着，要是我現在有許多許多錢，我一定「罩」他到「華華」地下室客一頓半雞快餐的；可憐小女子身上僅剩下新臺幣三十四塊錢，我只能請他到路邊吃碗牛肉「湯」麵加紅豆冰。

他告訴我他的家人都住在新竹，他一個人跑出來闖天下，我問他闖出了什麼？

「打鐵」他很乾脆的說着。

我可吓了一跳，我想起在我家巷底也有家打鐵的，那間屋子又窄又小，牆壁和地面一樣髒得叫人心裏發毛，似乎黏了一層黑得發亮的壁紙，而那些工人的臉，一年到頭就像抹了煤烟一樣，他們喜歡吹喝着下流的粗話，而且看到女生就不停地吹口哨。所以我想到這種人，心裏着實不舒服。

「你幾歲了？」

「十四吧！」

「你看來好小喔！」

「營養不良嘛！」他乾笑了兩聲。

「你——什麼時候出來的，我的意思是你什麼時候離開松山的。」

「下午，當我飯吃到一半時，接到我媽的信，我把碗一捧，就跑出來了。我只想早點跑到新竹，看我老爸。」他激動的述說着並且

比劃着動作，我敏感地彷彿聽見了碗跌碎在地上那「鏗」的一聲。

之後，我告訴他：「我不知道萬華怎麼走，但是我可以帶你去。」

我的意思是帶他去搭九路的公車，或許是我辭不達意吧！但是我沒料到竟那樣的驚慌，並不時的擺手。

「不用了，我自己走算了。」

我猜他可能以為我要帶他到萬華車站，而覺得不好意思。但是，直到以後，我才知道我的想法錯了。

於是，我就把我的本意對他說了。他似乎很高興的樣子，而且又活潑起來。在我們走到站牌的路上，他不斷反覆哼着「愛你在今宵」的調子，我想我必須提醒他，這次到新竹的目的，我設法打斷他那越來越高的歌聲，我問他：「你身上有沒有錢？」他搖搖頭。

「台北到新竹要多少錢？」

我看他眼睛亮了一下。

「不多，只要十三塊。」他很快的回答。顯然的，他是看準我會問這句話的。

我的老爺爺，我以為要多少錢哩！我怕問了那句話掏不出錢來，那才丟人哪！現在，我不禁尖笑起來，我想我的笑聲是把他嚇住了；我很愉快的到公車票亭替他買了張半票，然後把剩餘的三十二塊半小心翼翼地塞到他那件看不出原來顏色的外衣口袋，並拍了拍他的肩頭，說：「小鬼，早點回去喔！」我相信我的舉動像個很仁慈的大人。

他似乎很想表達對我的感激，他裂開了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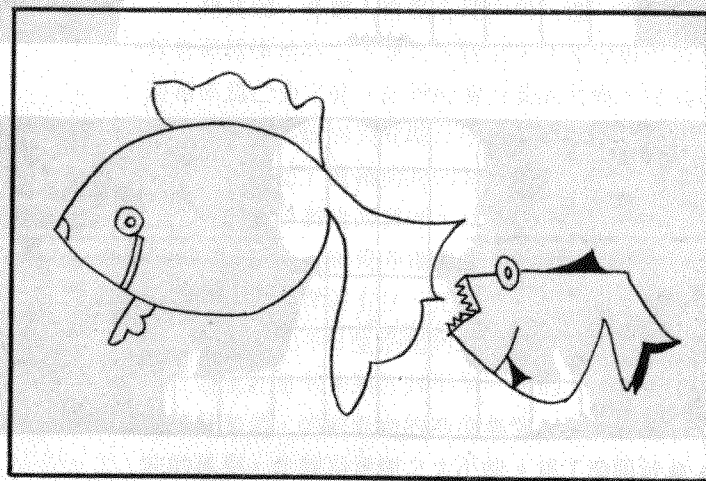
嘴，對我說：「小姊姊，妳很漂亮。」

嘿嘿，真有趣，活了這麼久，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這句話，就算是假的，我也樂歪了；想想，三十四塊錢買回一個漂亮，真個是值回「票價」了。我想他一定是個很聰明的孩子，因為他是如此的善解人意啊！

後來，在我們等車的時候，他又開始興奮的哼着「愛你在今宵」，我聽得好煩，就對他說：「換條別的吧！」他告訴我他的「師父」只教他這一百零一條；他看我的臉色不對就停住了，還算識相。接着，他非常不安靜的來回張望着，兩個靜修的女生從我們旁邊走過，他盯着她們的書包對我說：「這是靜修的馬子。」我想，這一定又是他那個「師父」教他的。

他看我不說話，似乎覺得太無聊，在車子來前，他說了一個笑話給我聽，那是一個傻瓜的故事。事後，我才知道那個傻瓜是在指我。

送他上了車，我順着車的方向回家。雖然那包甘草瓜子飛了，但我心裏真是得意極了，我急着回去告訴媽咪我做了這件一生中唯一的好事。但是……太不可思議了，沒有一件事令我如此的驚訝，幸好我的修養已到了禪宗的地步，否則我真會跳起來。你猜我看到了什麼，在我十公尺外的地上正嚼着那個打鐵的小孩，他抱着一袋冒熱氣的包子，並且非常用心的吞咬着，而他的眼睛也緊緊地盯住手裏的包子，以致沒有看見我愣在一旁的巖像。看來，他是餓壞了。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 周瑜打黃蓋